

# 坐思如雨 行意似风

## ——念琪诗集《鲜花满地》序

□陈莫非

念琪写诗相当勤奋,从2019年至2021年,短短三年里,就公开发表近百首诗。念琪把这些最新之作,合成诗集《鲜花满地》,在正式出版前发给我,并嘱我为之作序。其实,我已多年不写诗了,对诗已经比较远离。原是想回绝的。但是,细读了诗集之后,我就改变了主意,欣然接受了。因为,我发现念琪的这些诗非常有趣,所涉面极广,有远古之思,有旅途之感,有原野之趣。从解读山顶洞人的生活方式,到崂山岛海边静思;从西藏高原天赐之美,到西雅图异国风情等,念琪几乎在这三年里,所见所到就有所所思,所思就有所感所写,诗情洋溢流转,诗意充盈流光。我实在惊叹,念琪能在当下的生活中,仍然保留着一份如此的诗心,并在这三年的历程里,以诗为记,大胆地舒展出自己许多微妙的感觉,坦诚地呈现出许多特别的体验。

念琪的这部诗集,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篇题为《打坐的禅》,下篇冠以《行走的诗》,基本上都是组诗为主。《打坐的禅》,共13组51首;《行走的诗》,共12组48首。两个部分互有交叉,互有补充,相互照应,却略有侧重。《打坐的禅》,已名透玄机,重在表达内心的感悟和沉思,记录时光和生活给诗人留下的感受,以及路下的种种内在变化,多以观悟灵思为主;《行走的诗》,则文如其

名,突出展现这三年之中,诗人行色匆匆,但行不忘诗,不停地拾掇着旅途上的各类情思。不好揣摩,念琪是否是有感而为之进行了编排,但是,念琪想通过这部诗集,努力呈现出作为一个当代诗行者,他面对时代巨变而产生的思想情感上的变化,他因不同的生活行走而领悟了不一样的人生感受,这个目的却是显而易见的。

印象之中,念琪此前的诗风比较受后现代诗派的影响,诗的表达似乎偏向晦涩而曲折。这种影响,在《打坐的禅》中仍然可以轻易地找到痕迹。如,“在鲜花盛开的根部隐藏着把匠心的壶”“由春天的犁铧划开土壤中青草的味道”“以优美的胎记接受考古的放大”等,这些奇特的意象组合,都是后现代诗比较常用的写法。但是,有趣的是,在这本诗集中,念琪却又是努力地在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立场,展示他于细微之处所领略到的哲思。如,“明年的立秋记得喝一碗浓浓的鸭汤”“昨天和明天,都镌刻着写意春秋”“端午节,是一种有水的乡愁”等。念琪在“一年的朝朝暮暮湖起潮落”的诗作中,仍是“将剪枝祭奠治愈系的青春”,努力“从唐诗宋词中寻找早已被砍断的绿荫”,并且终于在唐诗宋词中行走艳遇“西”,又在“白鹿书院望理学的胡须长及宋朝”,他在“四十余载,目光渐渐从诗书礼义上焊接车水马龙”的过程中,想让“李白,与润德

菲尔对话”,在“从冬天墙边走过,拐了一个弯,遇到春天温和的面容”。这也许就是念琪在诗的“打坐”之中,获得的如“一朵睡莲”被生活和时代“阳光唤醒”的感悟,这既是对过去自我写作的“禅意”理解的延续,又是对当下自我人生和生活的“禅意”进一步的通透了。因此,在《打坐的禅》里,念琪在“遁入暮秋”后,“邂逅春天”,从“我的悲伤无与伦比”中,开始在“春天已经进入画”之时,与“梨花派对”。

相对上篇《打坐的禅》更多是偏向心路历程的低吟浅唱,努力地用诗来疗愈自我心灵的疲惫,以诗来洗涤生活的压力和精神焦虑;下篇《行走的诗》,更依赖于行走过程中的眼之所见,人之所在,大多都是实地实景实物中移步放歌,诗情明显会更直接一些,情绪上也由此更明朗开阔,显然是努力用诗来唤起自己对时代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念琪想“轻轻讲述,峡谷道旁鲜花绚丽被生命染红的故事”,想“尝试一种新颖的口感”,想“踏歌而来,解读绿色的秘密”,“更想留下点笔记或者心情”遨游一生,并相信“纵使那一朵茶,被时光冲走很远很远,春天又一次一次把你唤回”,而且更突发奇思,觉得“时间会不断地怀孕,把你完好无损地交到我的树枝上”。无论是身处各地风光,流连于风情,还是游走于本土山水,造访各类遗址等,念琪都“蹑手蹑脚走过你的心

事”,希望“温暖你千年冰冷的等待”,把对生活的追求和热情,“写在一个荡气回肠的小吃上”,还“以先生的名义,传唱笙歌”。念琪在“争相与岁月一起坐禅”之后,感觉到了“今天仍然需要那一块息壤,阻止水一样的情感泛滥成灾”,相信“夏天的灿烂定格在春天的花裙子上”,相信“都可以遇见蓝色,寻访龙涎香的海岸”。念琪经过了在诗的“坐禅”之后,终于明白,诗在生活中,诗在时代里,诗是在行走中获得,行走如诗,行走即诗。

念琪写诗多年,热爱写诗,但并不沉迷于写诗,更多的是喜欢用诗来记录历程,于诗之中打坐静思,获得生活的诗意和人生的诗情。他把诗歌创作,当作是个人的精神追求和内在感悟的统一表达。这就决定了,念琪的诗歌,更多地隐诗意的激情于理性的灵思飞扬之中,读他这部诗集,你就会发现,他把所接受到的强烈的感受与冲击,都开始自觉地转化为若隐若现的顿悟闪光中,他不去追求感觉的沉甸甸的直接表现,而是追求通过内心净化之后所获得的诗境,开始更多地注重诗的观悟,念思如雨,行意似风,风雨成诗,终有所获。这不是证明了,念琪已经从写诗之初对后现代诗的崇敬,转入到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追求,并想努力形成自己诗歌的外拙内美的创作特色?



## “牛饮者”说茶

□方户

十七八岁开始喝茶,“双抢”时节,烈日炎炎,人在田埂,喝的是大碗茶。记得1986年前后,去采访一个省劳模,她用粗瓷饭碗端出粗茶,细一瞅,淡黄的茶水上面还浮着几朵油星哩。临别,酒家像鲁智深一样一饮而尽,属于牛饮一类。

后来,混迹于“鸿儒”、酸人之间,似乎也学会了品茶。但是,一斤三百元的茶与一斤三千元的茶,在我这无大区别。我的经验是,三百元的茶泡得淡一些,少了苦涩,与三千元不差上下;三千元的茶泡得浓一些,香味醇厚,看上去也算高雅,不会沦为引车卖浆者流。

数十年间,遭遇不少喝茶达人,知了许多茶界雅趣,玩味起来,也是趣味盎然。

一次,在北京,巧遇德化的“瓷器大师”。他祖祖辈辈爱喝茶,属于茶仙一类。他说,他在地窖找到一坛蜡封的茶,打开,里面有文字记载,是他爷爷的爷爷……留下的,是乾隆年间的茶,距今两百余年。那晚,他着唐装,请来了全国茶叶协会八十多岁的“品茶大师”,把我们带到了老舍茶馆,让泡茶小姐沐浴更衣,点一炷香,用妙玉埋于梅下的五年雪水,小心翼翼一层又一层地剥开他家祖传的乾隆名茶,泡给我等品尝。他渲染一通这茶是无价的之类,无非说明茶很珍贵。我打着刘姥姥的腔调道:“我不喝,我不懂茶道,喝了是浪费。”他说我矫情:“来都来了,怎能不喝?”于是,赶紧去洗洗手,虔诚地捧起仙茶,假装隆重地在鼻子下嗅了一番,让鼻子发出将要流涕时的声响,以示对乾隆名茶的敬畏。接着,自然是妙玉一样,让茶通过舌头送进喉

咙,经过肠子到了胃里。这茶味道古怪。茶馆肃静,大家都在细细品味。过了大几十秒,茶客们开始说话了,甲说“好”,乙说“好,真是好”,我也跟着说“嗯,好,很好……”唯有“品茶大师”皱着眉,不言语。我心想,这味道怪啊,难以下咽,像什么呢?对了,像淘米水的味道。“瓷器大师”毕恭毕敬地请教“品茶大师”：“大师,您看……这茶可好?”“品茶大师”脸露孩子一样的憨笑,年纪虽大却不颓顶,他以调侃的语气也称呼对方为“大师”：“大师啊,您老直言,茶叶可不是古董,越老越好。茶叶放几年是好的,放了二百年,已经炭化了,吃了无益啊!”“陶瓷大师”神色尴尬,但依然顽强地保持着笑容:“啊,这样啊,有理有理……”酒家十分圆滑地说:“虽说无益,但也无害哈。听说,老茶是药,可以清洗肠胃……”大家或是都有喝了米泔水的感受,不知说什么好。我采用了鲁迅的高招,支开了话题:“喔哈,这个这个,今天天气,哈哈哈……”

我离不了茶。一上班,第一要务是泡茶,如果无茶,人很烦躁,精神无法集中。尽管这样,喝了几十年茶,向无讲究,用的是太空杯,喝的是三百元的茶(好茶和泡茶工具,都是有客人来时才端出来)。知我者,说我喝茶好茶是浪费;不知我者,说我喝茶很高贵。朋友间打趣,我有一“名言”:所有茶叶都是树叶,所有名酒都是酒水……今天呢,我要补充句:所有的日子都是生活。粗茶淡饭,实在就好!

## 多花勾儿茶

□黄水成

多花勾儿茶,这名字听起来陌生无比,文绉绉的还带股学究味,但若说起童年时常玩的竹筒炮就再熟悉不过了,多花勾儿茶的果粒就是竹筒炮里的“子弹”,我们客家话俗称“逼爆”(音译)。

小时候我们的玩具几乎都是自制的。每年清明一过,上山摘金银花或拾柴时,若遇上成串红得发紫的“逼爆”,就顺手折几串回家。到家后,寻根小指粗的细竹子,裁下四五寸长一截当炮筒,再削一根细长比炮筒短一厘米的小圆棍当撞针。为方便操作,还把撞针一头扎紧在裁下一端的竹节上,当手柄,这样只要往炮筒上先填塞一颗“逼爆”推到底,再填塞一颗“逼爆”快速推送,利用空气压缩原理,自然就把第一颗“逼爆”打出去了,而且还顺利留住了第二颗“逼爆”挡在筒底。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竹筒炮,比现在店里的玩具枪有趣多了,村里十几个小伙伴在操场上一块打起仗来,那相当有阵势。

其实,除了“逼爆”外,山上那些硬核的小颗粒野果,比如,赤楠、菝葜、酸藤子的果实,都可以当竹筒炮的“子弹”,包括像藿香藜这样有点黏性的草叶树叶,摘下来搓几下也可以。但真要玩得嗨起来,还是要“逼爆”才过瘾。这些只比麦粒稍大些的椭圆果实,硬核且饱满,装填速度快,推送起来手感好,玩起来利索。

然而,多花勾儿茶本身却不喧嚷,还给人特别安静的感觉,一株两株零星分布,静静地躲在山坡或沟谷的林边缘,它和灌木、茅草、荆棘都能当邻居。稀疏的枝条加上那小小的椭圆形叶片一点也不招摇,连它的花儿都开得那么细碎,就像一个无欲无求之人,只要有处扎根,日子便安好,轻盈,从容,安静。若不是那一大串一大串色泽金黄如玛瑙,黑紫发亮如珍珠的果实,几乎很难注意到它的存在,而一年当中果实成熟的日也就那么几天,它也就那么轻轻地显摆一下,好像它刻意充当一个补缺补漏角色似的把自己藏在草木间。总被忽略,却依然存在,才是世上最佳的配角。此外,这种鼠李科勾儿茶属植物,从头到脚都给人特别干净的感觉。多花勾儿茶,它的枝干黄绿色,枝干连叶片都光滑无毛,看上去特别光亮。它的叶子脉络分明,阳光下叶片还有些透明。这种介于藤类和灌木间的植物,特别坚韧,它还有扁担藤、金刚藤的美称,枝干常被用作牛鼻圈。然而,最让人喜欢的还是它的果实,这些金黄甚至紫黑的“逼爆”就像一个发令枪,瞬间激活蛰伏在心里的游戏界面,童年温馨的场景即时回放。



## 读你

### ——遇见枳实花

□肖丽卿



当春天开始打起慵懒的瞌睡你却悄悄地醒了你绽开一张张无限的脸庞在暮春的光阴里绣成一段段玉锦,揉成一团团轻云

落进烟火人家,飘入兰香小院一笔画就,水墨丹青

读你,我是惆怅的你的美让人醉不及防我还未准备好盛装你已在风中一树树地绚烂

读你,我又是虔诚的读你半开的娇羞读你玲珑的玉肌还有风中每一片的精灵都是一首小令开也美好,落也妖娆我还想在夜的尽头读你月光下的明眸疏影横斜落英的轻吻已把清泉的心揉碎游鱼也不忍惊扰你的梦竹林枕着你的体香等待清晨啼鸟的第一声访问“啾啾”,它携着谁的信笺飞向,西溪的那头

把你的每一片温柔读成一封封情书花瓣很薄,爱情却很厚漫天飞撒的晶莹顷刻间变成一双双眼睛你在看着谁,看着谁呢是趁着东风放纸鸢的孩子是兰花房里,侍花弄草的红裙姑娘还是茶山那边,热爱你的少年

把你的每一根尖刺读成一句句骄傲的宣言燕子说,跟我走吧,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你答,溪涧为经,梯田作纬群山做伴,土楼为家采茶女儿的篓子里装满了你的乡愁

读你,枳实花开春已半,季节流转,香雪犹在……



## 遥远的海上鼓声

□郑国贤

家,夜里轮流一人值守。一为防止留船物资失窃,二为夜里涨潮起风时,预防脱锚。

我们父子看船多在后舱卧铺上睡,特别闷热的夏夜,也搬到舱盖板上睡。那时沙滩宽阔,船上没有蚊子,脱得光溜溜的也无妨。

父亲讲完“四游记”,没别的了,知道我讨厌重复,就讲起“敲鼓”——一种当时已被禁止的海上大型围捕黄花鱼作业。

石城村的老林比我年长几岁,有幸

亲眼看见最后一次敲鼓:“我小时候跟我父亲参加过一次敲鼓,就在石城本海区,外围触板从后青屿东和古屿北开始,两只鼓公鼓母在灯塔东与青屿之间收网。触板两边各置一块木板四支木棍,敲打的动作和敲戏鼓一样。”

我父亲是个好渔民,会掌舵开船。1956年敲鼓开始时,他年轻无资格,在大船(鼓公鼓母)上。站得高,看得远,整个敲鼓过程尽在眼前。

敲鼓多在夜晚。鼓公鼓母呈V形摆开,放大网,大小船只点起风灯,

围成大圈阵势,利用黄瓜鱼闻声往水面浮的特性,敲起船帮,从外围往圈内赶鱼,逐步缩小包围圈,一直到了公母船前,鱼全浮在海面,十分壮观。触板上用手网铲鱼,最后剩鱼被大网拉上大船。

敲鼓从初夏鱼汛开始,当时没有探鱼器等任何设备,完全凭渔民的经验,跟着黄瓜鱼的洄游一路往北,从南日水道始,海坛,沙埕,赛岐,沈家门……好像到了长江口,停一段,就掉头一路往回走了。

舟山群岛的沈家门是中心渔港,鱼汛时,万船云集,夜晚一海灯火。父亲黑瘦的面容和海上的鼓声都是遥远的记忆,但片段却是清晰的:父亲从浙江回来了,家里的两只大木桶装满了黄花鱼干,连桶盖都盖不了。母亲常常回忆说:“鱼煮熟了,把你从床上喊醒:吃鱼了吃鱼了!你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又睡着了。”

我在大学同学微信群里说:我吃过至少两吨的野生黄花鱼,也不见得身体好在哪里!

同学们一致认为我吹牛。

父亲去世十几年,走的时候,我就在他身边,但我从不写他一个字。如今想起,恍若隔世不准确,是真的隔世:时代不同,文化各异,什么都不一样。但父子亲缘是隔不断的。

父亲是我祖父母的独生子,姐妹多,金珠宝贝,读了三年私塾,能写信读通俗小说。但我一本一本出书的时候,他看不了了。过年他自己写联,我小学三年级开始写联,他不写了,管贴联,很高兴,也不叫我搭把手。我则端坐看着。

父亲看书还讲书,听众就我一个。“四游记”讲得好的是《薛仁贵征东》。为此,几年前我把全套精装本《中国通俗小说丛书》买下来,读《薛仁贵征东》,其余挂网店上卖。多年卖不掉。我儿子困惑不解:老爸这是发哪根“神经”?我也不解释。

我们父子相对的时间都在晚上临睡前。冬天在被窝里,夏秋在蚊帐里。用个高雅的词:我最初的文学启蒙就始于此。

诗来自个体独特的生活。我贫穷的童年有诗:跟父亲去看船。看船与看门同样的意思。货船停泊于海滩,船员回